

湖南邵阳：“绿色颜值”如何转为“金色产值”

姚羽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十万古田“会吸水、能存碳”，静谧如画；享有“东方宝石”美誉的朱鹮，“三代同堂”在湖南崀山脚下繁衍生息；26只“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翩然起舞于湖南洞口平溪江……

对生态环境极为挑剔的珍稀物种纷纷“落户”，不仅为湖南邵阳刻上活灵活现的“生态印章”，也彰显了当地系统推动“绿色颜值”向“金色产值”转化的蓬勃活力。

从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守护到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的旅游兴盛，从林下经济的深耕到循环经济的锻造，一幅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画卷，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密码。

从生态高地到文旅热土

雪峰山雄踞西北，越城岭绵延东南，1303.8平方公里的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在其间铺展开，森林覆盖率高达84.74%。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整合了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6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接了197项行政权力，实现了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浅色型豹猫悠闲散步，黑熊好奇探访，直额突蚁蛉、南山脊蛇等新物种接连发现……野生物种的生命礼赞，让这里成为日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文旅“高价值”，邵阳的选择是守护与活化并举。

崀山申世遗成功15年来，坚持“保护+发展”路径，推进生态修复与智慧旅游，让山更青、水更绿。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景区吸引力不断增强，当地居民通过参与生态旅游和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了收入的稳步增长，生活日益改善。

“我是土生土长的崀山人，就想把这片好山水分享给更多人。”崀山镇联合村村民陈贻斌就是受益者之一。他返乡将自家的祖宅改建成了一家名为“杏林小院”的民宿，并凭借优质服务和区位优势，迅速打开了市场。“周边发展起了特色民宿集群，腊肉、干笋等农副特产也成了‘抢手货’。”

如今，联合村共有800多名村民像陈贻斌一样，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人均年收入超过2.5万元。

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当地深耕“老资源”打造，改造古民居、挖掘花瑶非遗，打造“民宿+文化体验”模式，开展拦门酒、鸣哇山歌、花瑶婚俗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瑶族风情。

“每年的7月初开始，我们的房间就都是客满的。”云瑶居民宿老板娘辜妹说，去年为了迎接避暑季，民宿重新装修了客房，开设了花瑶服饰体验店，还特别设置了打糍粑体验等活动，昔日的偏远山区，如今已成为一床难求的避暑度假胜地。

此外，武冈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也纷纷依托当地优势，推出特色星空民宿、森林露营、沉浸式文化等体验活动，为游客打造极致度假享受。



南山国家公园白云湖片区。资料图

从绿色宝库到金色产业

近年来，邵阳市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静卧”的森林资源“流动”起来，产出真金白银。

在新宁县黄背村，仿野生铁皮石斛种植基地的崀山崖壁上，一簇簇铁皮石斛花依附在崖壁表层，根茎紧贴着崖壁，仿佛在聆听大自然的心跳。

“我们破解丹霞地貌种植难题，让石斛种植从丹霞崖壁延伸至大棚。”新宁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负责人邓小祥自豪地说，“每亩产值达1.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4万元，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在此实现了双赢。

在新宁县万塘乡的洋羊董母本园，一垄垄箭竹洋羊董长势喜人，部分早春萌发的植株已经拱土出芽。湖南千两金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在此建成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300余亩、育苗基地100亩，年产种子100公斤、种苗200万株。公司技术顾问戴向东说：“我们培育的品种，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家规定标准的6倍左右，叶片总黄酮含量达12%，是目前全国已知药用含量最高的箭竹洋羊董。”

在邵阳县，当地油茶林总面积达2390多万亩，“油茶+”模式蔚然成风。林下套种迷迭香、中药材，养殖走地鸡，形成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推动全县林下经济年产值达2.1亿元。

邵阳县塘渡口镇塘坪村的油茶基地负责人夏琳说：“通过与高校合作，我们探索套种丹参、洋羊董、红松茸等共40余种林下经济作物，实现‘一地多收’‘以短补长’。其中，林下套种的红松茸亩产达到800公斤，总产值达到50万元。”

在绥宁县，当地立足80万亩竹林资源，

将一根竹子的价值“吃干榨尽”。竹材被加工成竹滑板、竹缠绕管道等高附加值产品，竹笋被制成特色食品畅销海外。“我们生产的竹滑板，跟随中国女子滑板队登上了巴黎奥运会赛场。”湖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云自豪地说，“目前，公司竹滑板年销量约30万块，畅销全国并出口至泰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的竹滑板，正加速‘滑’向世界。”

如今，绥宁竹产业年综合效益达87亿元，一根翠竹撑起了一条富民产业链。从邵阳县的多元套种，到绥宁的全竹利用，邵阳的林下经济已形成“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花”的生动局面，成为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绿色增长极，为邵阳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而持久的生态动力。

从环境“包袱”到发展动能

如果说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是对自然资源的直接转化，那么循环经济则代表了邵阳在工业领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度探索。如今，邵阳的循环经济已突破单一区域，形成了“工业回收+农业循环+生态替代”三路并进的多元格局。

据介绍，邵阳将循环经济列为七大重点产业链之一，在新邵县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从新邵县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了解到，这里已形成废旧金属、塑料、电器电子、报废机动车四大循环产业链，年产值高达77.6亿元，资源循环利用率达98%。

该园区不仅获评湖南省高质量发展园区、绿色园区等称号，更入选了国家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

“原来老工艺，能耗大、杂质多，生产出来的是B类铝棒。”园区企业湖南鸿腾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黄湘东介绍，投资1.18亿元的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提升了产品

品质，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能耗和排放，如今每年可以回收10万吨废金属，生产出9.5万吨高纯材料，残渣率不到5%。”

在湖南启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旧橡胶绿色裂解智能工厂，只见破碎后的废旧轮胎通过管道输送至全封闭式生产线。中央控制室内，大屏幕实时显示着温度、压力和各环节的能耗数据，精准控制着将“黑色污染”转化为再生炭黑和燃料油的全过程。公司总经理张磊介绍：“通过技术创新，公司实现了年处理废轮胎达10万吨，减少碳排放近10万吨，营收2亿多元。”

在传统农业大县洞口县，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每年产生秸秆达61万吨。当地通过构建“一中心四网点”的收储运体系，将秸秆加工成饲料，或机械还田，将生态“包袱”转化为“绿色财富”。

同样面对“秸秆困境”，隆回县则创新推出“秸秆换肥”模式。农民用50公斤秸秆可直接兑换10公斤肥料，参与的养殖场将秸秆转化为饲料，牛粪再制成有机肥还田，形成“秸秆—饲料—肥料—农田”微型闭环，使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

“从前一把火烧了，污染空气还违规；现在有人进村收，一亩地能多赚百多块钱，多好！”隆回县农户邓兴平笑着算起了经济账和环保账。

从工业再生、农业循环，邵阳正编织一张循环经济网络，并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效应”。2025年，邵阳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循环经济产业链招商推介会，成功签约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9.4亿元。

从南山之巅到资江两岸，从茂密林下到现代化产业园……邵阳通过生态文旅的引爆，林下经济的深耕、循环经济的锻造，不断诠释从“绿色颜值”到“金色产值”的生态密码，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从「源头」说起

一座村庄的觉醒，一群人的坚持，汇入一个大国的法治进程。

3月的北京，春意初萌。人民大会堂里，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3月8日上午，安徽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其中两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笔者关注。他们一个来自山里，一个长期守在江边。“我们那里山上有亚洲黑熊，河里有娃娃鱼！”说话的是李发权，黄山市休宁县鹤城乡新安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他的家乡，是新安江的源头。

一江碧水出新安。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六股尖，奔流数百公里汇入千岛湖。新安源村就是六股尖所在地。

这里山深、路远、地薄。430多户人家，祖祖辈辈的生计都拴在当地的山林里。“上山一把斧，下山一百五”曾是几代人砍柴卖木的生活写照。可梅雨季节一来，水土流失严重，愈发频繁的泥石流让新安江源头岌岌可危。村里人意识到，不能再砍树了。

从砍树，到保林，再到栽树，这不仅是生计方式的转变，更是一场观念的觉醒。2004年，已担任村支书的李发权带头办起有机茶厂，将“禁用除草剂和农药”写入村规民约。很快，茶厂火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可李发权却心事重重：茶厂和岸边旱厕的污水都排进了江里。

“这样下去可不成。”他狠下心，决定带头拆掉江边的茶厂。村民的议论像炸了锅：“刚上好日子，折腾啥？”李发权只说了一句：“生态好了，还怕没饭吃？”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开始拆除自家旱厕和无功能棚。但最难改的是村民往河里丢垃圾的习惯。不过只要看到有人丢，村里志愿者就跟着捡。捡着捡着，乱扔的人少了，守护的人多了。

2012年，国家启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有了“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的真金白银支持，村民们心气儿更高了。村里成立了黄山市第一支护河队，党员带头认养了村头一百多棵古树，护河队的头灯照亮深夜的河道。

茶叶也沾了生态的光。新安源银毫打响了有机牌，2400亩茶园八成通过欧盟有机认证，产出的高山鲜叶最高卖到440元一公斤，这几年，村民仅靠茶叶就可实现人均年收入超5000元。

旅游也跟着火起来，村里民宿就开了10家。会后，李发权展示了手机里的视频，只见六股尖瀑布银亮的水流飞泻而下，水声击中深潭，清越如琴。“远方客人来了，第一站就要到新安江源头看看！”

几年前，李发权想要带着村民种香榧，可香榧树5到8年才挂果。他怕乡亲们等不及，可村民们说：“书记，咱现在在做的事，不要‘图一时’，而要‘谋几世’。”

这句话，让李发权心头一热。2023年，安徽、浙江两省签署《共同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议》，标志着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正式迈向2.0时代。

2025年，李发权建议加快推进新安江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立法。今年全国两会，他又建议将垃圾分类纳入皖浙两省生态补偿协议。他说，生态环境法典为一江清水永续东流、为跨省共治久久为功，打下最坚实的法治保障。

“收了一盒子废电池不知道应该送到哪里去，法典草案中竟然有了答案。”同一天的小组会议上，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丁德芬的发言也引起笔者好奇。会后采访得知，在东至县绵延80公里的长江岸线上，这位东至县公益志愿者协会会长用脚步丈量了近20年。一个非环保专业人士，为何坚持这么多年做环保公益？

丁德芬只说，她记得两个画面。第一次是当年牵着6岁女儿的手踏上长江堤岸做环保公益。江风裹挟着零星的塑料袋掠过芦苇荡，渔民撒网的身影在江面若隐若现。那时的江豚，只存在于老一辈人“江猪游水”的模糊描述里。

第二次是2023年11月初。她带领志愿者在江堤清理垃圾，江面突然掀起一串浪花，三四头江豚破浪而行，划出优雅的弧线。“江豚！江豚！”志愿者队伍瞬间沸腾。是的，历经守护与期盼，那抹长江的微笑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雪后的升金湖，美到让你无法想象。”说着说着，丁德芬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漾出孩子般的光彩。手机里，一场冰雪过后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升金湖的湿地滩涂上，上百只候鸟振翅欲飞，雪白的羽翼搅动蓝绿的湖水，宛如翻涌的浪花。

从最初的三五人，到如今的五六百人，东至县公益志愿者协会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2023年，丁德芬获得全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荣誉称号。

“走着走着人就多了起来，做着做着就成了习惯。”她一边整理手边的资料，一边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放进随身的包里，“这个要放在手边，回家的高铁上，能再细翻一翻。”

从新安江源头，到长江之滨，李发权的“源头责任”，丁德芬的“公益初心”，看似微小，却折射出生态理念的深刻变迁。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生态环保的理念正深刻融入日常，化为行动，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这种变化，被写进了生态环境法典之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这部法典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是完全的新立规定，而是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修订纂修、集成升华。”

源头的一滴水，最终汇入大海。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源于千千万万个“李发权”和“丁德芬”的实践，源于一个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

当法治的力量与社会的自觉相遇，当“图一时”变成“谋几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从源头出发的路，前程远大，风光正好。

刘美子

“为鸟熄灯”，深圳打造“鸟类友好城市”

近日，深圳湾公园因为两次“拒绝网友建议”，意外收获全网点赞。

事情要从网友的两条建议说起。有网友在“问政深圳”平台发帖称，夜间在深圳湾公园散步，部分道路照明较暗，能否增设路灯，让公园更亮堂些？另有网友建议，能否放开投喂海鸥，增加游园趣味？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回复，让人有些意外——两条建议都被果断拒绝。

拒绝的理由很“硬核”。不加装路灯，是因为过多高亮度灯具会破坏深圳湾区域的自然生态平衡，尤其会干扰候鸟越冬栖息和迁徙节律；不放开投喂，是因为人类食物不符鸟类营养需求，会破坏其自然迁徙规律，甚至带来疾病传播风险。

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却赢得网友一边倒的支持：“把黑夜留给自然，是深圳的诗意”“让鸟儿也能休息的城市，更有温度”。

据了解，深圳湾公园地处全球九大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中点，是国际重要候鸟驿站，每年11月至次年3月，超过10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停歇。以濒危鸟类黑脸琵鹭为例，2024年全球同步普查显示，其总数恢复到6988只，而深圳湾就监测到375只。

对候鸟而言，灯光就是“生态杀手”。强烈的光线会干扰鸟类昼夜节律，增加能量消耗，甚至导致它们撞上玻璃幕墙。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坦言，若增设高亮度灯具，这片湿地生态将面临威胁。

不过，灯光也没有因此“一关了之”。公园在主要出入口、交通节点和部分核心步道保留了基础照明设施，确保市民夜间活动安



深圳湾公园一角。资料图

全。这种“该亮的地方亮，该暗的地方暗”的精细化管理，正是城市治理的成熟体现。

深圳湾公园的举措，并非孤例。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在打造“鸟类友好城市”方面，已逐步形成一套组合拳。

——2023年，深圳实施《深圳市夜间光环境区域限值》，将红树林周边划为光环境管控一类区，严格限定夜间照明照度。滨海大道沿线步道灯采取定时熄灯、调光降亮措施，将高亮度蓝白光更换为低扰暖黄光，尽量做到“不射夜空、不扰林鸟”。

——针对滨海大道路灯过亮惊扰候鸟的问题，深圳市政协委员通过“身边事好商量”平台联动多部门，仅用两个多月便完成路灯“生态转型”改造。

——在城市规划方面，滨海大道主动北移260米，避开红树林核心区；红树林核心区500米范围内，建筑高度被要求低于50米。

——腾讯总部大楼给玻璃幕墙贴上点点贴纸，让鸟儿“看见”玻璃。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则推出“鸟巢路灯”，采用590纳米波长的琥珀色灯光，灯杆上设置巢箱，为大山雀提供“安居房”。

——2024年1月，全国首座兼顾人行步道和独立生态廊道的“鲲鹏径一号桥”通车，桥上90%的面积属于野生动植物，人行步道仅占10%。桥建成仅23天，红外摄像头就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豹猫悠然过桥。

——深圳西涌于2023年3月获得国际暗夜社区认证，这是国内首个国际暗夜社区，通过制定《暗夜社区光环境规范》，对区域内照明进行科学改造。改造后的西涌，萤火虫种群数量显著增多。

深圳的生态保护，已经上升为法治自觉。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

区公园条例》明确，公园建设应当坚持节能降碳导向，推广应用绿色照明，对公园内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可以实行访客预约和限额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捕捉、惊扰和擅自投喂野生动物。

2025年7月，深圳又率先推出全国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公园建设与管护指引》，从规划建设到日常管养全链条提出技术指引。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城市温度的体现。”一位网友留言道。从拒绝投喂的规定，到新路灯的设计，深圳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富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其光芒不仅在于灯火璀璨的摩天楼宇，也在于在必要的时刻“收敛光芒”，将静谧的黑暗还给自然，留给那些依靠星辰导航、在夜色中休憩的远方来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任海说，生物有着二十四小时与四季的生物节律。长时间的光照会扰乱这一节奏，使植物的生理受到影响，陷入“亚健康”，进而减弱其固碳放氧、净化空气等服务功能。这也会影响依赖植物生存的鸟类、昆虫的生存环境，破坏生态链。深圳湾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节点，光照也会影响候鸟迁徙，是导致迷航的重要干扰源。

“深圳湾公园‘为鸟熄灯’，留住城市里难得的‘暗’，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成为城市治理的底色。”任海说。

从“摊大饼”到“叠空间”，从“工业上楼”到“为鸟熄灯”，深圳正在探索的，是一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的新路。这条路，不仅让机器轰鸣，也让鸟儿安睡；不仅让高楼林立，也让万物共生。周科 梁旭 周颖

